

一队队胡雁
绕天飞，
什么人留下个
走西北？

——西北民歌



MANGLIU
上海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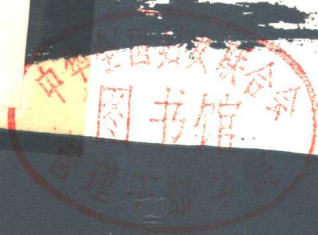
盲流

鲍昌

015708



女子学院 0049769



盲流

鲍昌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刘念和

封面设计：张 恢

盲 流

鲍 昌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树山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199,000

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600册

书号：10078·3792 定价：1.45元

一队队胡雁绕天飞，
什么人留下个走西北？
——西北民歌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富有传奇色彩的小说。作品给读者展现了一个雄伟壮观的世界：巍巍天山，茫茫戈壁。在这个浩瀚的边疆林海中，主人公史岱年，年轻的复员军人，被不正常的政治生活抛掷到此流浪。在他历时三年多的颠沛生活中，遭受到无数辛酸和苦难，但也获得过友谊和温暖，以及真挚的爱情。最后，史岱年终于得到新生，找到了生活的归宿，成了一名开拓中国西部边疆的建设者。作品故事动人，感情真切，文笔洗练，流露出浓郁的风情美。

上 篇

1

史岱年熟悉这个地方。几年以前，他开着老掉牙的“嘎斯”卡车，打这儿经过几次。两侧是甘肃人所说的刀背山，寸草不生，颜色灰黑。中间是宽不过二里的沙石平川，兰新铁路就沿着这条平川伸向前方。这里海拔两千多米，即使是盛夏，夜里也得披件皮袄。峡谷里的风很硬，呜呜叫着，听起来就象远方狼的哀嚎。

天刚擦黑，史岱年就溜进这个峡谷，人不知鬼不觉地，隐身在一片半人多高的草丛里。二百米外，就是荒凉寂静的G车站。这车站太小了，只有三间红砖砌成的站房，和一个百十米长的月台。据说，一天里也难得有几个旅客上车下车。但，它却是来往列车的必停之地。因为它有个利用山水建成的给水站，扬水室、水塔、水鹤一概俱全。上行下行的机车，都需要在这里加水，一停便要停上二十分钟。在这里扒车，那是最理想的地方了。

史岱年在草丛里坐着，差不多四个小时了。这中间有不少次列车经过，但都不够理想。从新疆放下来的，大都是克拉玛依的油罐车、装满矿石的漏斗车、盛着牛羊的家畜车；而从兰州开过来的（这才是他要扒的车），基本上都是锁得严严实实的棚车，以及少数装着大型建筑材料、压延钢材的平车。敞车一辆也没

有，他只好耐住性子，坐等。

快到零点的时刻，一列长长的超轴货车停了下来。有十几辆苦着帆布的敞车，恰好停在他前方不远的地方。火车头开始上水；乏汽喷嘴的喷汽声，在深夜的峡谷里特别刺耳。他看见检验工走过来，用铁锤东砸砸，西敲敲，晃动着提灯走开了。于是，他悄悄钻出草丛，在火车将要开动的当儿，非常技巧地扳住侧墙上的扶手，捋了几下脚，跨到敞车的车厢之内。身子向下一扑，再一滚，便卧在侧墙之内了。而这时，几盏白绿色的灯光掠过，列车已经开出了G车站。

他很高兴，谁也没有发现自己，又一次扒车成功！

几分钟后，列车加快了速度，并且以他能够感觉出来的倾斜，向右面拐去。于是，河滩地突然展宽，两侧的山自然地往后面退却，露出了一轮冰盏似的月亮。惨白的月光，给黑色的车身镀上一层银色。但风声也就更响了。那是透骨的寒风，史岱年的一身袷衣根本抵挡不了。他本能地跪起身子，把苦布的一角揭开。

“别动！”一声尖利的喊叫，把史岱年吓得一激灵。

在月光下，史岱年看出这是一个年约二十三、四岁、面容姣好的姑娘。她扎着蓝色头巾，披着不合身的绿色军装棉大衣，手中握紧一柄匕首，刃尖正对准自己。刹那之间，史岱年便意识到，她也是个扒车流浪的“盲流”，于是用平和的语气说：“你别怕，姑娘！我和你一样，也是个扒车的。”

“不，你走开！莫贴近我。”那姑娘举着匕首，恐惧得象个受惊的松鼠。她说话的腔调，象是甘南或者青海地界的人。

史岱年苦笑一声说：“姑娘，火车正在跑着，风又这么大，你让我走到哪儿去。算啦，让我在这里先凑合一夜吧！”他不管姑娘的威胁，身子向下一滑，便坐在车厢的一个角落里。

那姑娘本能地向后纵身，也退到一个角落里。她没有放下匕首，凝聚着疑惑而又恐惧的目光，和史岱年对峙着。

“你不要怕。”史岱年安抚着姑娘说，“我不是坏人。我是万不得已才扒车的。你把匕首放下来吧，我决不会伤害你。”

姑娘还不想放下匕首，却问道：“你从啥地方来？”

“浙江。”史岱年答道。

“啥？啥地方？”

“浙江，离这里有三千多里远呢！”

“那你又到啥处去？”

“新疆。”

“你为啥要到新疆去？”

“姑娘，你简直变成个民警了，盘问得好仔细！不过我也没必要瞞你，我是个被判了刑的人，从监狱里跑出来的。”

这句话说完，姑娘又警惕起来，不自觉地又往墙角处靠了靠。

“你放心！”史岱年解释地说，“我一不是反革命，二不是坏分子。我被判刑，纯粹是冤枉。反正我向你发誓：我要是碰你一手指头，就让我被这辆火车轧成两段。”

史岱年的语调是恳切的，目光又是那样真诚，姑娘也就宽了点心。她把匕首握在身旁，默默地盯着史岱年的脸。

“那么你呢？”史岱年开始向姑娘反问了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姓曲，小名叫豆妹；村里人都管我叫尕豆妹。”

史岱年立刻想起了在甘南一带流行的民歌《尕豆妹》，说道：“噢，我明白了，你就是甘南一带的人，对不对？”

“嗯，我是T县曲家墩的。”

“T县吗？从前我当兵到那里去过。”史岱年显出了十分熟悉的样子，“你们那地方太穷了，除了沙石山，就是碱草滩；草滩

上不长庄稼，光长些骆驼刺、苋蓬、马羊花，沙雁儿都不想往下落。我还记得有几句酸心的话——”接着，史岱年就用相当地道的甘南方言说道：“五谷花草们不长，百姓们吃的麸皮糠；日子难推(过)，挖苦(穷苦)到命上。对不对哩？”

强劲的风，把揭开一角的苫布掀地扬起。史岱年赶紧用手抓住绳套，那苫布被风架着，鼓胀得象是涨起来的气球。从缝隙里扑进来的风，使史岱年打了一个寒噤。

两侧的山退得更远了，火车开到了戈壁滩上。在月光下，戈壁滩上的砾石如同一张大饼上的芝麻粒，密密麻麻地铺到天涯。依稀地还可以看到几段残破的土墙，还有几个废圯的烽火台，史岱年认出来了：这是荒漠中的汉长城遗址。那么，火车快驶到山丹县了吗？

史岱年转过头来说：“尕豆妹，我把这绳子系好，咱俩蹲在苫布底下，行吗？”

尕豆妹点了点头。于是，史岱年系好绳子，就同尕豆妹同坐在黑暗的苫布底下了。史岱年很礼貌地又靠在一个墙角，同尕豆妹保持着应有的距离。他们扒上的这辆车，真算碰巧了，车厢里一剎儿是纸箱，没有装满，恰好使他俩都有个栖身之地。

史岱年接着话茬儿说道：“你们T县最缺的是水。有钱的人挖土坑，捶实黄土，把雨水引进窖里，用盖封死；三年之后打开，水已经沉淀清了。他们就向穷人卖水，没钱的记帐，‘驴打滚’不知害死了多少穷人。听说土改的时候，不根据土地，而是根据水窖多少来划成份，对不对？”

尕豆妹在黑影里说：“嗯呀，你阿么(怎么)都知道哩？”

“我当然知道，因为我去过你们那里。”史岱年说，“现在的情况怎样？还那么穷吗？”

“嗯，比往时更穷了。”尕豆妹用低沉的声音说，“上级号召学大寨，把水窖连成大水池子，结果水全流失了。从‘文化大革命’以来，咱T县那里年年颗粒无收，凡有一点气力的后生们，就四处去逃荒。”

“噢，你也是出外逃荒的吧？”史岱年向尕豆妹问道。

“是哩！”

“你到哪儿去逃荒呢？”

“宁夏，S矿区。”

“到那儿干什么去呢？做工吗？”

“不，去嫁人。”

“嫁了个什么样的男人？”

尕豆妹沉默起来。显然，史岱年触到了她的伤心之处。停了好一会，她才回答说：“大前年，我才十九岁，爹把我卖给一个四十多岁的老矿工，二百块钱、一百八十斤粮票。那矿工心肠倒好，非常疼我。可没过半年，他在瓦斯爆炸中死了。我二番又嫁了个矿工，三十多岁，人长得粉溜溜（漂亮），象吕布哩！可他是骗子，他在山西老家早有了婆姨。有一天，他婆姨风风火火地来到矿区，用擀面杖把我打出家门。那矿工好狠心，对我撒手不管。可怜我数九寒天，一个人被撇脱在山沟沟里。”

史岱年在暗中皱皱眉头。他简直无法想象：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女孩家，如何经受得了这样沉重的打击。“那么你怎样维持生活呢？”他又问道。

尕豆妹再次沉默起来。沉默之中，渐渐发出一种痛苦的唏嘘之声：“我，从一个矿井到一个矿井，要饭吃哩！”

史岱年向尕豆妹投去一种无可奈何的目光。的确，他对于她既感到同情，却又毫无办法。他能对她有什么帮助呢？他自

己也是泥菩萨过河——自身难保啊！

在戈壁滩上疾驰的风，再次把苫布的一角掀起。史岱年立起身，非常吃力地又把苫布系紧。在他把头伸出车厢的当儿，他看到火车迅速地掠过一片密集的小沙包；在遥远的右前方，出现了星星点点的灯光。他坐下来，打了一个哈欠，向尕豆妹问道：“你是去新疆么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那你睡一会儿吧！前面可能是张掖，天亮的时候，就要到柳园了。咱们得养足点精神，才好在新疆跳车。”

说完，他未等尕豆妹答话，自己先就睡着了。连日奔波，他根本没睡上一天安生觉，早就困得不行了。

……他睡得很死。火车的停站、起动；穿过道岔时的左右摆动，轧过软枕时的上下颠簸；从苫布缝隙钻进来的呜呜风声；后半夜渐渐弥漫开来的潮气——一概都没把他弄醒。他太困了，简直想把连日来亏损的觉，全在这一夜给以补偿。

火车哐当一声巨响，刹住了车。史岱年一打激灵，惊醒过来。他发现苫布缝隙之外，出现了薄明的天色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尕豆妹把自己的军大衣围在两人的肩头，而她便睡熟在史岱年的胸前。史岱年闻见了她的发香，不好意思地把她推醒，说道：“醒醒吧，尕豆妹。现在可能是到了柳园了。”

其实，这地方并不是柳园。这只不过是火车的临时停车。几分钟后，火车喷出一大团蒸汽，又开始向西北部奔驰了。史岱年索性把苫布揭开，透透空气。于是，在鱼肚白的天色里，他看清了尕豆妹的眉眼。这张脸比昨夜在月光下看的还要美些，但上面有一些泪渍，仿佛她夜里刚刚哭过。尕豆妹当然也看清了史岱年的脸，这是一张年约二十八、九岁，具有江南人白皙皮肤的清

秀的脸。尕豆妹不好意思了，她连忙低下头，掏出土布帕子去擦拭自己脸上的泪渍。

“你到新疆的什么地方去？”史岱年问尕豆妹。

尕豆妹从怀里掏出一张揉搓得很旧了的纸条，交给史岱年。史岱年看了看，那上面写的地址是：“伊犁自治州雅马达第二合作车马店。”他不由得又问道：“这地方有你的什么人呢？”

尕豆妹说：“有我的爹曲木三。”

“是他让你去的吗？”

“不，是我自己要去的。”尕豆妹主动地来做解释，但她的声音很快变成一种诉苦式的抽咽，“一个月以前，我接到家里的信，说我娘病危，我便从宁夏赶回去。我把积下的二百多元钱全花了，也没治好娘的病，她还是死了。我的两个姐姐早已出嫁，她们全不管我，便给了我这张纸条，让我去找我爹。大哥，你，你姓什么？”

“我姓史。”史岱年说道。

“史大哥！”尕豆妹悲惨地说，“新疆那么大，我阿么找到我爹啊？”她哭了，掏出土布帕子，去擦突然涌出的眼泪。

史岱年叹了口气，面对着这个哀哀无告的姑娘，他不知说什么为好。

忽然，尕豆妹扬起脸说：“史大哥，你把我收下吧！让我做你的……你的屋里人，做你的牛马。你可以支使我；呵呼我，打我，骂我……可是你别嫌弃我。你，救我一命吧！”

史岱年眼瞅着她晃着身子，如痴如醉，向自己的怀中扑来。他赶紧拦住，用双手扳住尕豆妹瘦削的肩膀，说道：“不，这是不行的。尕豆妹，我要对你明说：我在家乡已有爱人。我正是为了她才被判刑的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带你去找你爹就是了，可是你不要想别的，你也不要难过。”

尕豆妹是这样羞惭，她蜷缩到车厢一个角落里，用土布帕子掩住脸，半天半天也未抬起头来。

2

太阳升起有一竿子高时，火车进入了新疆。沿途经过了许多峡谷、丘陵、荒漠、草滩，最后才进入辽阔无垠的戈壁。土地的盐碱化很重，常常变成了银色的白浆地。假如中间横亘着一条绿色的草带，那就是一道干涸的河床。有时，一群灰色的野鸽子，骤然地从草丛里飞起，又骤然地在砾石间降落，显得是那样惊魂不定。还有一次，两只可爱的小鹿，立在一眼泉水旁，呆呆地望着火车驰过。史岱年因而感觉到：即是在这荒瘠不毛的大戈壁里，也还蕴蓄有某种生机。

这一天白天，史岱年与尕豆妹很少说话。一则是累，二则是饥渴，使得他俩无精打采，只是在打瞌睡。在一个火车头上水的小站，他俩分别下去解了手；在一个名叫马蹄井的地方，史岱年用尕豆妹的水壶打了一壶水。尕豆妹带着几块干粮，他俩一同就着水吃了。尕豆妹的身上，带着五十多块钱和四十多斤粮票，她想分给史岱年一些。史岱年很受感动，但是他以男子汉的倔强，坚决拒绝了。

他们俩都没有来过新疆。史岱年只听人说过：火车一到吐鲁番车站，便离乌鲁木齐不远了。因此，当他从苫布缝隙里瞥见“吐鲁番”三字的站牌时，不免警觉起来，对尕豆妹说：“再过几站，咱们就该跳车啦！”

事实上，吐鲁番车站离吐鲁番绿洲还很远。在这里，既看不到绿荫浓密的葡萄园，甚至也看不到红光闪耀、紫烟缭绕的火焰山。这里乃是一片戈壁砾石带。灰棕色的土壤上，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砾石。驰目远望，看不到一丝绿意。只是在水流切割过的干河河底，生长些红柳、拂子茅、沙拐枣、牛皮消一类植物。现在，时序是五月中旬，虽然没有进入盛夏，却开始刮起夏日下午的焚风了。这是一种特别干热的风，比气温要高出五六度。史岱年与尕豆妹，马上大汗淋漓。史岱年把苦布揭开，脱去外衣，只留下一件背心。尕豆妹也把上衣脱去，剩下一件黄色卫生衣；卫生衣被汗洒湿了，突出了她那对绷紧了的女性的乳房。

焚风越刮越猛，呛得史岱年和尕豆妹难以呼吸了。在穿越吐鲁番到白杨河的“三十里风口”时，风速达到十级以上。一厘米的小石粒都被扬到空中，真正是“飞沙走石”。他们俩把身体趴伏在纸箱上，听任那一团一团的沙尘，被焚风攒到他们的后背上。

好在一个多小时以后，他们穿出了焚风地带。而一片银色的盐湖，又出现在眼前。这盐湖在铁道的南侧，微风吹过，碧波粼粼。在坡度渐缓的湖滨，能看到一些吃草的牛羊。铁道的北侧，则是云雾缭绕的天山。天山的山坡极其宽阔，也极其和缓，仿佛一直伸延到铁道这里。山坡上长了很多芨芨草、梭梭菜。史岱年让尕豆妹穿好衣服，他决定在盐湖车站跳车了。

火车过了达坂城车站，穿过了一片不高的石山，又钻过两个长长的隧道，不一会，便在盐湖车站停下了。尕豆妹与史岱年，一前一后从敞车上跳下来。他们刚下到路基下面，火车就轧轧地开走了。现在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，停在这陌生的盐湖边缘上。

史岱年手打遮阳，向四处了望着。除了盐湖车站处有几排房屋外，看不到一户人家；甚至在盐湖湖滨吃草的牛羊旁边，也

没有牧民的毡房。而这时，夕阳开始下沉。北侧的天山，南侧的盐湖，渐渐地发了暗。史岱年与尕豆妹，都已经饥渴难熬，他们几乎没有互相商量，便向盐湖车站的站房处走去。

盐湖车站的站房很小。它有一间卖票的票房；另外两间，就算是旅客的候车室。史岱年与尕豆妹来到的时候，天已经擦黑。候车室里燃起一盏25瓦的电灯泡，由于灯泡上积满灰垢，灯光比15瓦还要暗淡。墙壁上挂着一块“列车时刻表”的木牌子，还有一幅《红灯记》戏装招贴画。这幅画不知经过几个春秋了，李玉和的蓝制服业已退成了灰白色，而他手持的红灯也变成了黄灯。史岱年与尕豆妹走进屋，发现屋里一个人也没有。于是，他们各自占据了一个剥落了黑漆的长椅，以便倒在上面休息休息，或者干脆就在这里过上一夜。

“你渴吗？”史岱年向尕豆妹问道。

“渴。”

“来，把水壶递给我，我去跟票房里的师傅要点水去。”

史岱年用手去敲票房的巴掌大的小窗子。敲了半天，涂上白漆的小窗子才拉开，露出一个四十多岁的络腮胡子的脸。这张脸气冲冲的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“跟您要点开水，同志。”

“要开水？”——络腮胡子本来想把小窗子嘎啞一下关上，却不知为何突然对史岱年产生了兴趣，“你等等！”说着，他竟提着一把白铁水壶，从票房里来到了候车室。他给史岱年倒了一壶水，用眼打量了一下史岱年和尕豆妹，接着便开口问道：“你们是一块儿的吗？”

“是一块儿的。”史岱年答道。

“全是‘盲流’？”

“哦不，我们不是‘盲流’。”史岱年从某种本能出发，连忙予以否认。

“那么你们是候车的？是去W市的吗？”

“是，是去W市的。”

“好，现在先买票！”络腮胡子简直是在下命令。

“不，我们明天再买，明天早上再买。”

“明天再买？——”络腮胡子的鹰一样眼神中，透露出的是明显的不信任。但他没有纠缠下去，只是冷冷地叮嘱一句：“那好，你们就在这里过夜吧！记住，夜里别出去，巡逻队的枪子儿不长眼睛，打死白打；再说，还有狼，天山上下来的，一群一群的。”

说完，他回到票房去，小窗子嘎噠一下关上。留下史岱年与尕豆妹，就在长椅上过夜了。

虽然他们白天在火车上睡过一会，但没有完全解乏。史岱年一倒下去，便打起鼾声，人事不醒了。他不知道夜间又有几列火车经过，人声嘈杂，闹嚷了几回；也不知道后半夜起了风，风从天山的山口处吹来，在盐湖的湖面上打着呼哨。

史岱年是被什么人给推醒的。这正是天麻麻亮的时刻。他和尕豆妹在长椅上扳起上身，看见有两个持枪的民警，站在自己的跟前。那个络腮胡子的铁路职工，也立在旁边。史岱年马上在脑中闪过一个念头：——甬问，准是这个家伙给告的密。

民警的态度很生硬，连史岱年的证件都不看，用枪管一指，便把他和尕豆妹带到站房之外。一列客车正停在月台前，民警驱使他俩上了车；刚关上车门，列车就起动了。

这样，一个小时之后，他们就来到了W市。他们被带到车站的一间空房里，那里已经有了二十多个“盲流”，男女都有。一个走路有些跛脚、左手拄着根手杖的复员军人，来到空房里。他自

称是叫“老姚”，将人数点了点，便把大家带上一辆树起了棚圈的卡车。

卡车在W市转了几转，径直地开进一个敞亮的大院。史岱年瞥见门柱上有一块牌子，用汉维两种文字写着“盲目自流人员管理办公室”。下了车，一个女民警过来要把几名女盲流带走；这时，尕豆妹忽然跑到复员军人老姚面前，指着史岱年说道：“他是我的哥哥！”看那样子，仿佛她不想离开史岱年似的。

老姚回头瞅瞅史岱年，没有搭理尕豆妹，让女民警把她带走了。可怜的尕豆妹！她向史岱年投来含蓄着非常复杂情感的一瞥。那里面有着悔恨、遗憾、悲观、失望，甚至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女性的幽怨。史岱年的心房颤了颤，把头抹开了。

有什么法子呢？史岱年觉得自己象是一只刚刚飞出樊笼的小鸟，又被一面地网给罩住了。他同样有着某种悔恨、遗憾的感觉，而且他还弄不清这个“盲流人员管理办公室”的底细。这是个什么机构呢？它要把盲流人员集中起来去“劳改”呢？还是全部遣散回家呢？——史岱年弄不清，一点也弄不清。

从表面上看来，这个敞亮的大院象是一所学校。实际上，它正是由一所聋哑学校改造成的。一排排平顶砖房，墙壁粉刷成素雅的天蓝色；门窗的形式，很有点俄罗斯建筑风格。庭院之内，种植有许多高大的白杨树。男女宿舍与办公室、食堂、运动场之间，都用花墙阻隔着。因此，它的气氛是庄严肃穆的。但只要进入宿舍之内，情况就糟糕起来。靠墙的一溜地铺，挤住着二十多人。屋里除了几只公用的面盆外，什么家俱也没有。各人拥有的一点可怜家私，就塞在枕头后面，破鞋脏袜子，摊了一地。屋里弥漫着汗湿味、臭脚丫子味以及什么人吸的马合烟味，直撞人的脑袋。苇席上铺的肮脏被褥，几乎烂成了个“莲花落”，被套